

文学的青春

雷达

湖南人民出版社

30

文学的青春

雷 达

责任编辑：张永如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5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40,000 印张：10.75 印数：1—12,200

统一书号：10109·1832 定价：(平装)1.65元(简易精装)1.85元

11

内 容 简 介

这是继《小说艺术探胜》之后，雷达同志的又一本文学评论集。它不仅同《小说艺术探胜》一样，对蜚声全国的许多佳作和活跃于文坛的许多作家，作了颇有见解的研究和评价；对创作中具有普通意义的艺术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和分析；而且由于评论家的日臻成熟，《文学的青春》比之《小说艺术探胜》要更深入，更广阔，更系统，更深刻，更具独创性。和《小说艺术探胜》一样，作者下笔为文时，全局在胸，褒贬得当，议论精辟，文词瑰丽，而且更加刚柔相济，富于变化。这本评论集对研究当代文学创作，特别是对提高文学青年的欣赏和创作水平来说，是十分有益的。



作者近影

前 记

三年前，我编选了自己的第一本评论集《小说艺术探胜》。书出版时，我很惶悚：据说评论是没有什么人读的。后来，陆续地接到了一些热诚坦率的读者来信；他们除了和我一起探讨文学评论的问题之外，又觉得从我那本稚拙的习作里感受到了“一颗温暖跳动的心”。这些来自热心的普通读者的鼓励和批评，足以令我感动以至感奋。的确，如果在当时我还有什么称得上是“追求”的追求的话，我追求赤诚和热情，追求犀利和明快，追求“修辞立其诚”，尽量贴近读者的心灵，热衷于立足“个别”，通过对人物形象的美学评价，来捕捉时代情绪和时代精神。其实，我的心何尝不是被许多作品里刚劲的和善良的、顽强的和脆弱的灵魂所温暖着、激动着呢？我这个六十年代中期从大西北踏进北京，怀抱着理想和冲动的大学生，何尝不是象许多同龄人一样在经历了坎坎坷坷之后，有满腔激情需要抒发呢？当然，“追求”和“实际”常常是两回事。然而，我还是受到了极大的鼓励——没有比自己的微薄社会劳动为社会所乐于接受更让人欣慰的了。于是，在假日里，在深夜里，我仍坚持当代文学评论的写作，又陆续写了一些“近距离”的评论文字。这些文章大都带着匆忙的痕迹。虽然这些文章并不具备久远的学术价

值，但它伴随文学创作一道前进，也许有存在的必要。

去年底，《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编委会的同志嘱我编一本“评论选”，加入“丛书”；他们的意图自然是为了“扩大文学评论队伍”的需要。这套“丛书”恰好又是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对此，我颇为踌躇：我只出过一本书，所谓“选”无从谈起，我的情况还不能与列名“丛书”的其他师兄们相比；何况未来的日子还长，既然力不从心，不如悄然引退。我的心情得到了“丛书”编委会冯牧等同志的谅解，我深为感谢。在出版社同志的赞同和支持下，我索性将近两年的评论新作三十四篇另编一集，以《文学的青春》名之。这便是本书的由来。它是我追逐着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三年文学浪潮所留下的浅浅的足迹。写于一九八四年的文章只收了一篇，就是《注意力转移之后》一文。

对于我的弱点，对于当代文学评论面临的严重“挑战”，我不是没有深刻感触的。只是我经常喜欢用“评论的迫切性”、“编辑工作太忙了”之类的理由掩饰自己的无能，推诿自己应该负起的责任。这是弱者的逻辑。这是尚未把文学评论看作是人民的事业和严肃的人文科学的敷衍之词。那么，我们应该负起的责任是什么呢？我想，首先应该打破“依赖性”，改变评论的附庸地位，使之自强和自立，进入相对的“自由状态”。我们应该从多年来形成的政治评论和社会评论的“茧壳”和“方框”里解脱出来，向着真正美学的和历史的评论努力。这里又包含着发展真正意义上的“宏观”和“微观”评论的问题。使我惭作的是，我也不时写一点“概评”式的文章，可是这与众所忻慕的气魄恢宏的“概观”名篇又有什么共同之处呢？那应该是包含着诸多深邃见解的带有体系性的文章。新时期文学发展到今

天，可说已经提供了充足的形象材料，进行系统的宏观研讨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当然，对“微观”文章也无须鄙薄；它作为基石或者更具有群众性。其次，我想到，也许是更重要的，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大趋势，要求着文学评论的综合研究：多种学科向文学渗透，文学又向着多种学科汲取养料，单一化的文学评论逐渐没有能力解释具有“杂色”的文学现象了。最后才是评论要有评论魅力的问题，要有新的概括、新的语汇、新的文体。我觉得，评论工作者们不妨有所分工。时间有限的书评家们，应该成为敏锐的“信息载体”，及时提供新动势和新见解；时间相对充裕的研究者们，则应以深湛的理论分析和体系性的绵密阐述，推进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准。大家不必各以所长，轻彼所短，而是互相渗透，长枪与短剑并用，造成当代文学评论的强大阵容。当然，归根结底，还是要让理论迈开双腿，走进人民群众中去，庶几可以获得它的生命活力和不竭源泉。这些设想和期望我差不多全没做到，但我愿说出这点小小的觉醒与评论同行们共勉。

当代文学评论没有理由悲观。这六、七年来，文学新人梯队的层层奋起，文学创作的峥嵘繁盛，其中文学评论的潜在催动力是不可忽视的。不过，就象创作随时都有个“怎么办”的问题一样，评论仿佛也进入了它的苦闷——新生期。在汹涌的新的文学浪潮面前，我感到了犹豫和彷徨，却还不是颤栗和畏缩。一位评论界的友人说，评论之道需要长途跋涉，让我也加入这跋涉者的行列吧。

青春是美丽的，在这个政治开明经济繁荣的青春时代里，我愿用自己笨拙的笔，更多地评论我的同龄人或者比我更年轻的朋友们的作品，更热情地赞美青春的文学和文学的青春。

以上就是此时此刻我想说的一些心里话。

作 者

一九八四年八月记于京郊麦子店

目 次

报告文学的勃兴与嬗变·····	(1)
短篇小说的时代声音·····	(21)
关于文学的思想深度的探讨	
——从《河的子孙》和《鲁班的子孙》谈起 ····	(32)
现实感与历史感的沟通	
——《在困难的日子里》和《有意无意之间》 的联想 ·····	(39)
简论高加林的悲剧·····	(47)
农村青年形象与土地观念·····	(58)
再论《芙蓉镇》	
——关于该书的人物、结构及悲喜剧叙述 风格 ·····	(63)
《鲁班的子孙》的沉思·····	(79)
敞开了青少年的心扉	
——读铁凝《没有纽扣的红衬衫》·····	(91)
在挣脱“席勒化”的路上	
——评影片《血，总是热的》·····	(101)
英雄雕像群	
——《高山下的花环》人物赞 ·····	(111)
心灵美与时代精神	
——中篇小说《无声的雨丝》的启示 ·····	(118)

从苦闷到警醒

——读《这里通向世界》随想……………(127)

悲壮之美

——谈《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136)

军营改革者的雄姿

——中篇小说《第三代开天人》的得与失 ……(139)

鄂温克人的激情

——简评《琥珀色的篝火》……………(149)

生活的流动与心灵的悸动

——《啊，万松庄……》读后……………(151)

云雾中的光环

——谈谈彭荆风的《云里雾里》及其它……………(157)

家庭“窗口”中的农村变迁

——喜读《赔你一只金凤凰》……………(164)

科学与人生的巧妙结合

——略谈小说《无反馈快速跟踪》……………(170)

从生活中找语言

——从《红点颊儿》的语言谈起……………(173)

诗人李季……………(180)

论汪曾祺的小说……………(205)

邓友梅的市井小说……………(222)

论任大星的小说创作……………(231)

童心世界的不倦的探求者

——论任大霖的创作……………(251)

吴若增小说印象……………(270)

姜滇小说的艺术追求·····	(281)
蒋濮小说辨析·····	(293)
“注意力转移”之后	
——关于何士光的创作变化及其“创作谈”	
·····	(307)
答问·····	(314)
小说创作面临着什么? ·····	(318)
走向新生活	
——兼谈几篇新人新作 ·····	(322)
面对广阔的人生	
——“五四”青年文学奖”短篇小说征文读后	
·····	(330)

报告文学的勃兴与嬗变

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初期的今天，一个足可称为当代文学史上的“奇观”出现了，这就是一向不甚发达的报告文学，再也不是徘徊于新闻与文学之间的、时常找不到自己准确位置的东西，而是作为一种独立的，日臻成熟的文学样式，在我们的文坛上勃兴起来了。它现在完全有资格与小说、诗歌甚至戏剧等文艺形式并驾齐驱，争相媲美了。这不仅因为它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作者队伍，而且因为它历来容易与通讯、报道、调查报告、速写、记事散文等形式混淆的时代结束了。它有了越来越鲜明的形式特征上的界限。就近年来报告文学的总体发展趋势看，它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重大的革新。它确实达到了“语言艺术还从来没有这么真挚和成功地认识生活服务过”（高尔基语）的境地，在我们这个新旧交替、转机纷呈的大转折、大变革的时代里，它为拨乱反正，实现四化，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和精神文明，发挥着更为直接的、干预性的“催化”作用。与此同时，它也在向更加完美的艺术形式嬗变。现在，不怀偏见的人都会承认，一篇敢于尖锐地揭示现实矛盾和展示生活发展趋势的报告文学，其影响之大，波及之广，收效之速，往往超过了内容相近的小说。这除了说明报告文学自有它紧贴

生活，真实、敏锐、迅速、震幅大的长处之外，还应该看到，由于它与当前急剧变革的社会生活的节拍更为协调，它已具备了一种非常可贵的功能。那就是直接地能动地反映现实，是对现实的巨大的冲击力，是贯注了丰沛的时代精神。伟大的时代赋予这种文学以强有力的性格。这几年，我们对小说创作的功绩给予了较为充分的估价，相对来说，对报告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及其形式上的逐步完善，则探讨得还不够。因此，我想以一九八一——一九八二年获奖的部分作品为例证，谈谈对报告文学勃兴和嬗变的若干特点的认识。

当然，以上所说并不意味着我国的报告文学没有它虽然短暂却也光荣的历史。如果从二十年代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算起，于今也有半个多世纪的发展里程了。随着社会生活震荡幅度的强弱，它也曾不断出现或兴旺或沉寂的景况。例如抗战前后，就有过一个小高潮，有过大家熟知的夏衍的《包身工》、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还有当时很年轻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不惮艰辛，跋涉万里，写下的两部长篇报告《塞上行》和《中国的西北角》等。解放战争的硝烟里，也产生过一些虽称“战地通讯”，实乃动人的报告文学的作品。至于建国以后的许多篇章，至今不失其激动人心的魅力。例如《谁是最可爱的人》、《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焦裕禄》、《小丫扛大旗》、《红桃是怎么开的》……这些难以举得完全的作品，勾勒出我国报告文学所遵循的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

但是，仍然应该说，报告文学曾经是比较薄弱的。由于它年轻，也由于它缺乏充足的营养和深厚的传统，虽然它伴随着革命事业而诞生了，却一直没有能够健全地、茁壮地发育。建

国以后的一段长时期里，在“左”的思想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下，它的战斗性的羽翼未能充分展开。如果说，别的文艺形式在那样的情势下还多少能够寻求到某些发展自己的天地的话，对于与政治关系极为密切的报告文学来说，就有些举步艰难，欲进不能了。“左”的思想遮住了许多作者的目光，禁区林立，戒律重重，他们难得对社会，对人，对各种事物，达到真正马克思主义化的认识，难得看清并反映事物本质的真实。于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报告文学的表现对象局限在一些可以公开报道的非常事件和盖棺论定的英雄人物。即使描写这样的人物和事件，也要受到很多局限，往往要回避一些实际存在的尖锐矛盾，竭力转化为一种单纯的、直接符合某些概念的颂歌。这就大大限制了它的发展，可供作者选择和发掘的空间很小，也无须更多的人参与写作。由于在狭仄的路上蹒跚，由于内容的狭小和反映矛盾的肤浅，致使许多原本可以成为有分量的报告文学的题材，不能得到充分的反映和发挥。

只有进入了新时期，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以后，报告文学才在总体上获得了一个质的飞跃，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大幅度革新。它象是一个挣脱了拴着无形绳索的孩子，自由地奔向了广阔的“大海”——剧烈变革的时代；而变革时代沸腾的斗争生活，又给了它前所未有的丰富给养。自身获得了解放的报告文学与解放了思想的大时代拥抱，便源源不绝地得到新鲜的血液和青春的活力，迅猛地成熟起来。《哥德巴赫猜想》、《人妖之间》、《命运》……《中国姑娘》、《三门李轶闻》、《废墟上站起来的年轻人》……，报告文学在广阔的道路上前进。

今天的报告文学，摆脱了“左”的羁绊，赢得了相当大的

自由，但它并没有把从二十年代起慢慢凝聚起来的现实主义传统丢弃，相反，它沿着这条道路丰富着自己，扩大着自己。在遵守报告文学特有的严格的真实性原则的前提下，它至少是鲜明地表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对我们当前的时代，祖国的前途，人民的命运，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反映；二是对人的认识的深化和广泛的描绘；三是它感应时代的脉搏，能够不断提出迫切的、重大的社会问题；四是艺术形式上的长足发展。以前我们常称报告文学是文学中的“轻骑兵”，就它迅速敏锐的特点来说，这是不错的；但就这种形式蕴蓄的能量之大和概括生活的手段之多来说，它其实并不轻，“轻骑兵”之称对它未免有点委屈了。就其容量来说，有的已近似“中篇小说”。创作实践已经证明，它能够以生动丰富的语言形象，负载起迅捷反映伟大时代的重任。

看了一九八一——一九八二年的获奖作品，这一感受格外强烈。作者笔锋所向，几乎伸进了社会生活中处于转机的各个角度；他们的笔尖之下，跳动着强有力的时代脉搏。在地域上，涉及到了大洋的此岸与彼岸；在时间上，既不时回溯严酷的历史，更面对奋争向上的今天。人物事件则是纷繁多样，森罗万象，很象是八十年代我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在这些作品里，我们的共产党员，有的象哨兵一样伫立在海关，任凭风吹雨打；有的不幸被人们暂时遗弃，却以卧薪尝胆的精神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有的在大火袭击后的废墟上，没有瘫软下去，而是重新举起了理想之火。我们有为了振兴中华而奋力拚搏的排球姑娘；我们有为了振兴军事而绝不轻易“投降”的“蓝军司令”；我们有为了传播鲁迅精神之火而发扬着“韧性战斗精神”的文化战士。我们有那么多精明强干的企业家；被称为

“梦想家”的、“行踪难以捕捉”的电视机厂经理；总是“充满自信，甚至有点洋洋自得神气”的，终于在艰难中起飞了的轻工局长；在“引进热”的谈判桌前异常冷静，以至使外商节节败退的汽轮机专家们。我们的老革命家闪动着对知识分子无比关切、信任的温暖目光；我们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历经劫磨的提琴家，还是曾锒铛入狱的技术员，一旦报国有门，便挣脱华美的物质享受和精神的藩篱，扑向祖国，扑向四化事业。我们还有许多心灵美好的普通劳动者，有象一片即将萎黄的叶子，被重新灌满了绿色的汁液，精神抖擞地奋战在葛洲坝的推土机手；有承受了那么多误解，胸怀宽广的“继母”；有居住在海河边一间小屋里的“凡人”；有向死神挑战，夺回了生命的“癌症明星”；有用爱的暖流挽救失足者的心性刚强的姑娘。当然，我们也有一条“高颠”公路，它呻吟着，向阻碍四化的恶势力发出愤怒的呼喊。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宽的空间，这样纷繁的人事，这么多的矛盾、奋斗、纠葛、痛苦、呼喊，不愧是时代情绪的历史图象。它们都向着一个焦点汇聚：“有一种倔强的志向把他们团结起来——那就是去认识、体会和猜测祖国的前途，人民的命运，以及祖国在世界上的使命”。（高尔基语）

这真是一种强有力的文学。它的力量在于它满足时代需求的程度上，它帮助人们认识眼前正在兴起的和正在消亡的东西；它的力量在于，它向人们报告的全是真的人和真的事，不容怀疑，只容你思考、激动、行动起来；它的力量还在于，当小说家们还处在殚精竭虑的虚构和想象过程的时候，它已经把你推进了生活的激流之中。

一、具有时代广度和历史深度的“选择”

报告文学是在受到自身形式特点的严格制约下发展的，那就是必须首先充分尊重事实的真实的不可动摇性。丧失了这一点，也就丧失了报告文学自身。捷克著名报告文学家基希称报告文学是“一个危险的文学体裁”，是不无道理的。他谈到创作中的难度时说：“尽管他有一切艺术手段，他还必须提供真实，仅仅提供真实，因为正是由于要求科学的经得起检验的真实，采访员的工作才变得如此危险，不仅对于世界上的食利者危险，对于他本人也危险，比一个无须乎担心被否认的诗人的劳动更危险”。这几年，有些报告文学一出，便招致告状者蜂起（告状本身还不是判断真实的根本依据），就可看出其“危险”性。因为这种随时可能超越“真实”的危险性，使得报告文学家的主观性受到了制约。在这一方面，它很有些与摄影艺术相似的地方。不论多么高超的摄影艺术品，都必须以客观存在过的“此时此地此情此人”为前提，然后才有摄影家的选择，以及角度、剪裁、光线、色调、变焦之类的处理。在这里，客观有着绝对的权威性，主观只表现为对客观的某些艺术加工。就主观与客观的关系而言，摄影艺术也好，报告文学也好，都与诸如小说、戏剧、电影（故事片）、绘画、舞蹈、音乐截然不同。这就是它们共有的纪实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报告文学首先是一种“选择”的艺术。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选择的重心放在哪里，这是一个报告文学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至见识、胆魄、修养、艺术感受力的考验的症结所在。经得起考验的作者，应该象地质学家能从矿石中迅速判断所包含金属的